

<<小看客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小看客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40764470

10位ISBN编号：7540764473

出版时间：2013-4

出版时间：漓江出版社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

<<小看客>>

作者简介

葛一敏，《散文选刊》主编，鲁迅文学奖评委，中国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委员。

乔叶，《散文选刊》副主编，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，鲁迅文学奖得主，著有《最慢的是活着》（鲁奖）《拆楼记》等。



## &lt;&lt;小看客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丙午丁未纪事——乌云与金边（杨绛）丙午、丁未年的大事是“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”。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不是“革命”的主要对象，尤其像我这种没有名位也从不掌权的人。一般只不过陪着挨斗罢了。

这里所记的是一个“陪斗者”的经历，仅仅是这场“大革命”里的小小一个侧面。

一、风狂雨骤一九六六年八月九日——也就是阴历丙午年的六月，我下班回家对默存说：“我今天‘揪出来了’，你呢？”

”他说：“还没有，快了吧？”

”果然三天后他也“揪出来了”。

我问默存：“你是怎么‘揪出来’的？”

”他也莫名其妙。

“大概是人家贴了我几张大字报。”

”我倒记得很清楚。

当时还没有一张控诉我的大字报，不过我已早知不妙。

一次，大会前群众传着一份文件，传到我近旁就跳过了我，好像没有我这个人。

再一次大会上，忽有人提出“杨季康，她是什么人？”

”，并没有人为我下定义，因为正在检讨另一“老先生”。

会后，我们西方文学组的组秘书尴尬着脸对我说：“以后开会，你不用参加了。”

”我就这样给“揪出来了”。

“揪出来”的算什么东西呢，还“妾身未分明”。

革命群众天天开大会，我们同组“揪出来”的一伙，坐在空落落的办公室里待罪。

办公室的四壁贴满了红红绿绿的“语录”条，有一张上说：拿枪的敌人消灭后，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。

一位同伙正坐在这条语录的对面。

他好像阿Q照见了自己癞痢头上的疮疤，气呼呼地换了一个座位。

好在屋里空位子多得是，我们足有自由随便就坐，不必面对不爱看的现实。

有一天，报上发表了《五一六通知》。

我们在冷冷清清的办公室里正把这个文件细细研究，窃窃私议，忽被召去开大会。

我们满以为按这个指示的精神，革命群众该请我们重新加入他们的队伍。

不料大会上群众愤怒地控诉我们种种罪行，并公布今后的待遇：一、不发工资，每月发生活费若干元；二、每天上班后，身上挂牌，牌上写明身份和自己招认并经群众审定的罪状；三、组成劳动队，行动听指挥，并由“监督小组”监管。

我回家问默存：“你们怎么样？”

”当然，学部各所都是一致的，我们俩的遭遇也相仿。

他的专职是扫院子，我的专职是扫女厕。

我们草草吃过晚饭，就像小学生做手工那样，认真制作自己的牌子。

外文所规定牌子圆形，白底黑字。

文学所规定牌子长方形，黑底白字。

我给默存找出一块长方的小木片，自己用大碗扣在硬纸上画了个圆圈剪下，两人各按规定，精工巧制；做好了牌子，恭楷写上自己一款款罪名，然后穿上绳子，各自挂在胸前，互相鉴赏。

我们都好像阿丽思梦游奇境，不禁引用阿丽思的名言：“curiouser and curiouser！”

”事情真是愈出愈奇。

学部没有大会堂供全体开会，只有一个大席棚。

有一天大雨骤冷，忽有不知何处闯来造反的红卫兵，把各所“揪出来”的人都召到大席棚里，押上台去“示众”，还给我们都戴上了报纸做成的尖顶高帽。

在群众愤怒的呵骂声中，我方知我们这一大群“示众”的都是“牛鬼蛇神”。

## &lt;&lt;小看客&gt;&gt;

我偷眼看见同伙帽子上都标着名目，如“黑帮”“国民党特务”“苏修特务”“反动学术权威”“资产阶级学术权威”等等。

我直在猜测自己是个什么东西。

散会我给推推搡搡赶下台，可是我早已脱下自己的高帽子看了一眼。

我原来是个“资产阶级学者”，自幸级别不高。

尖顶高帽都需缴还。

帽子上的名目经过规范化，我就升级成了“资产阶级学术权威”，和默存一样。

我和同伙冒雨出席棚，只愁淋成落汤鸡，不料从此成了“落水狗”，人人都可以欺凌戏侮，称为“揪斗”。

有一天默存回家，头发给人剃掉纵横两道，现出一个“十”字；这就是所谓“怪头”。

幸好我向来是他的理发师，赶紧把他的“学士头”改为“和尚头”，抹掉了那个“十”字。

听说他的一个同伙因为剃了“怪头”，饱受折磨。

理发店不但不为他理发，还给他扣上字纸篓子，命他戴着回家。

我的同伙没遭这个恶作剧，可是宿舍大院里立刻有人响应了。

有一晚，同宿舍的“牛鬼蛇神”都在宿舍的大院里挨斗，有人用束腰的皮带向我们猛抽。

默存背上给抹上唾沫、鼻涕和糨糊，渗透了薄薄的夏衣。

我的头发给剪去一截。

斗完又勒令我们脱去鞋袜，排成一队，大家伛着腰，后人扶住前人的背，绕着院子里的圆形花栏跑圈儿；谁停步不前或直起身子就挨鞭打。

发号施令的是一个“极左大娘”——一个老革命职工的夫人；执行者是一群十几岁的男女孩子。

我们在笑骂声中不知跑了多少圈，初次意识到自己的脚底多么柔嫩。

等我们能直起身子，院子里的人已散去大半，很可能是并不欣赏这种表演。

我们的鞋袜都已不知去向，只好赤脚上楼回家。

那位“极左大娘”还直在大院里大声恫吓：“你们这种人！

当心！

把你们一家家扫地出门！

大楼我们来住！

”她坐在院子中心的水泥花栏上侦察，不时发出警告：“×门×号！

谁在撕纸？

”“×门×号！

谁在烧东西？

”一会儿又叫人快到大楼后边去看看，“谁家烟筒冒烟呢！

”夜渐深，她还不睡，却老在喝问：“×门×号！

这会儿干吗还亮着灯？

”第二天清晨，我们一伙都给赶往楼前平房的各处院子里去扫地并清除垃圾。

这是前夕不知谁下的命令。

我去扫地的几处，一般都很体谅。

有的说，院子已经扫过了，有的象征性地留着小撮垃圾给我们清除。

有一家的大娘却狠，口口声声骂“你们这种人”，命我爬进铁丝网拦着的小臭晃盂，用手指抓取扫帚扫不到的臭蛋壳和烂果皮。

押我的一个大姑娘拿一条杨柳枝做鞭子，抽得我肩背上辣辣作痛。

我认识她。

我回头说：“你爸爸也是我们一样的人。

”因为我分明看见他和我们一起在席棚里登台示众的。

那姑娘立起一对眼珠子说：“他和你们不一样！

”随手就猛抽一鞭。

原来她爸爸投靠了什么有权力的人，确实和我们不一样了。

## &lt;&lt;小看客&gt;&gt;

那位姑娘的积极也是理所当然。

宿舍大院的平房里忽出现一个十六七岁的红卫兵。

他星期日召集大楼里的“牛鬼蛇神”去训话，下令每天清早上班之前，扫大院，清除垃圾，还附带一连串的禁令：不许喝牛奶，不许吃鱼、吃肉、吃鸡蛋，只许吃窝窝头、咸菜和土豆。

当时已经有许多禁令，也不知是谁制定的，如不准戴草帽，不准撑阳伞，不准穿皮鞋，等等。

我们这群“牛鬼蛇神”是最驯良、最和顺的罪犯，不论谁的命令都一一奉行。

因为一经“揪出”，就不在人民群众之中，而在人民群众之外，如果抗不受命，就是公然与人民为敌，“自绝于人民”。

“牛鬼蛇神”互相勸勉、互相安慰的“官话”是“相信党，相信人民”。

虽然在那个时候，不知有谁能看清党在哪里，人民又是谁。

“极左大娘”不许我家阿姨在我家干活，因为她不肯写大字报骂我。

可是她又不准阿姨走，因为家有阿姨，随便什么人随时可打门进来搜查。

默存的皮鞋领带都给闯来的红卫兵拿走了，又要拿打字机。

阿姨撒谎说是公家的，没让拿。

我教阿姨推说我们机关不准我家请阿姨，“极左大娘”只好放她走，我才关住了大门。

阿姨临走对我说：“你现在可以看出人的好坏来了——不过，还是好人多。

”这当然是她的经验之谈，她是吃过苦的人。

我常想：好人多吗？

多的是什么样的好人呢？

——“究竟还是坏人少”，这样说倒是不错的。

“扫地出门”很多地方实行了，至少，造反派随时可闯来搜查。

家家都有。

“罪证”得销毁。

宿舍里有个“牛鬼蛇神”撕了好多信，不敢烧，扔在抽水马桶里，不料冲到底层，把马桶堵塞了。

住楼下的那位老先生有幸未列为“权威”，他不敢麻痹大意，忙把马桶里的纸片捞出漂净，敬献革命群众。

这就引起宿舍里又一次“揪斗”。

我回家较晚，进院看见大楼前的台阶上站满了人，大院子里也挤满了人，有坐的，有站的。

王大嫂是花儿匠的爱人，她一见我就偷偷向我摆手。

我心知不妙，却又无处可走，正迟疑，看见平房里的张大妈对我努嘴，示意叫我退出去。

可是“极左大娘”已经看见我了，提着名字喝住，我只好走上台阶，站在默存旁边。

我们都是陪斗。

那个用杨柳枝鞭我的姑娘拿着一把锋利的剃发推子，把两名陪斗的老太太和我都剃去半边头发，剃成“阴阳头”。

有一位家庭妇女不知什么罪名，也在我们队里。

她含泪合掌，向那姑娘拜佛似的拜着求告，总算幸免剃头。

我不愿长他人志气，求那姑娘开恩，我由她剃光了半个头。

那是八月二十七日晚上。

剃了“阴阳头”的，一个是退休干部，她可以躲在家里；另一个是中学校长，向来穿干部服，戴干部帽，她可以戴着帽子上班。

我没有帽子，大暑天也不能包头巾，却又不能躲在家里。

默存急得直说“怎么办？”

”我持强说：“兵来将挡，火来水挡。

总有办法。

”我从二楼上三楼的时候，果然灵机一动，想出个办法来。

我女儿几年前剪下两条大辫子，我用手帕包着藏在柜里，这会子可以用来做一顶假发。

我找出一只掉了耳朵的小锅做椁子，用默存的压发帽做底，解开辫子，把头发一小股一小股缝上去。

## &lt;&lt;小看客&gt;&gt;

我想不出别的方法，也没有工具，连糨糊胶水都没有。

我费了足足一夜功夫，做成一顶假发，害默存整夜没睡稳（因为他不会帮我，我不要他白陪着）。

我笑说，小时候老羡慕弟弟剃光头，洗脸可以连带洗头，这回我至少也剃了半个光头。

果然，羡慕的事早晚会实现，只是变了样。

我自持有了假发，“阴阳头”也无妨。

可是一戴上假发，方知天生毛发之妙，原来一根根都是通风的，一顶假发却像皮帽子一样，大暑天盖在头上闷热不堪，简直难以忍耐。

而且光头戴上假发，显然有一道界线。

剪下的辫子搁置多年，已由乌黑变成橘黄色，和我的黑发色泽不同——那时候我的头发还没有花白。

来京串联的革命小将乘车不买票，公共车辆拥挤不堪，上车不易。

我和默存只好各自分头挤车。

我戴着假发硬挤上一辆车，进不去，只能站在车门口的阶梯上，比车上的乘客低两个阶层。

我有月票不用买票，可是售票员一眼识破了我的假发，对我大喝一声：“哼！

你这黑帮！

你也上车？

”我声明自己不是“黑帮”。

“你不是黑帮是什么？

”她看着我的头发。

乘客们都好奇地看我。

我心想：“我是什么？

牛鬼蛇神、权威、学者，哪个名称都不美，还是不说为妙。

”我心里明白，等车一停，立即下车。

直到一年后，我全靠两条腿走路。

街上的孩子很尖利，看出我的假发就伸手来揪，幸有大人喝住，我才免了当街出彩。

我托人买了一只蓝布帽子，可是戴上还是形迹可疑，出门不免提心吊胆，望见小孩子就忙从街这边躲往街那边，跑得溜烟，活是一只过街的老鼠。

默存愿意陪我同走，可是戴眼镜又剃光头的老先生，保护不了我。

我还是独走灵便。

我们生活上许多事都得自己料理。

革命群众已通知煤厂不得为“牛鬼蛇神”家送煤。

我们日用的蜂窝煤饼，一个个都得自己到煤厂去买。

咸菜、土豆当然也得上街买。

卖菜的大娘也和小孩子一样尖利，眼睛老盯着我的假发，有个大娘满眼敌意，冷冷地责问我：“你是什么人？

”我不知该怎么回答，以后就和默存交换任务：他买菜，我买煤。

我每天下班路过煤厂，买三块大煤、两块小煤，用两只网袋装了一前一后搭在肩上，因为我扫地扫得两手无力，什么都拿不动了。

煤厂工人是认识我的。

他们明知我是“牛鬼蛇神”，却十分照顾。

我下班赶到煤厂，往往过了营业时间，他们总放我进厂，叫我把钱放在案上，任我自取煤饼。

有一次，煤厂工人问我：“你烧得了这么多煤吗？

”我说：“六天买七天的，星期日休假。

”他们听我还给自己“休假”，都笑了。

往常给我家送煤的老田说：“干脆我给你送一车吧。

”他果然悄悄儿给我送了一车。

我央求他给李健吾和唐棣华家也送些煤，他也送了。

这事不幸给“极左大娘”知道，立即带着同伙赶到煤厂，制止了送煤。



<<小看客>>

不久以后，听说“极左大娘”在前院挨斗了。

据说她先前是个私门子，巡过敌伪小军官。

传闻不知真假，反正我们院子里从此安静了。

有个丑丫头见了我就跟着臭骂。

有个大娘公然护着我把她训斥了一顿，我出入大院不再挨骂。

宿舍大院里的暴风雨暂时过境，风势和缓下来，不过保不定再来一阵。

“一切牛鬼蛇神”正在遭受“横扫”，我们得战战栗栗地待罪。

可是我虽然每天胸前挂着罪犯的牌子，甚至在群众愤怒而严厉的呵骂声中，认真相信自己是亏负了人民，亏负了党，但我却觉得，即使那是事实，我还是问心无愧，因为——什么理由就不必细诉了，我也懒得表白，反正“我自岿然不动”。

打我骂我欺侮我都不足以辱我，何况我所遭受的实在微不足道。

至于天天吃窝窝头咸菜的生活，又何足以折磨我呢。

我只反复自慰：假如我短寿，我的一辈子早完了，也不能再指望自己做这样那样的事；我不能像莎士比亚《暴风雨》里的米兰达，惊呼“人类多美呀。

啊，美丽的新世界”，我却见到了好个新奇的世界。

## &lt;&lt;小看客&gt;&gt;

## 媒体关注与评论

晚间训话的程序大体上是这样的。

“罪犯”们先列队肃立，因为院子不大，排成四列，监改人员先点名。

这种事情我一生经历多了，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记忆。

只有一件极小极小的小事，却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回忆，就是我将来见了阎王爷，也不会忘记的。

有一位西语系的归国华侨教授，年龄早过了花甲，而且有重病在身，躺在床上起不来。

不知道是用什么东西把他也弄到黑帮大院里来。

他行将就木，根本不能劳动，连吃饭都起不来，就让他躺在床上“改造”。

他住的房子门外就是晚间训话“罪犯”们排队的地方。

每次点名，他都能听到自己的名字。

此时就：从屋中木板上传出来一声：“到！”

”声音微弱、颤抖、苍老、凄凉。

我每次都想哭上一场。

这声音震动了我的灵魂！

——季羨林《牛棚生活》 冠华欣喜若狂。

他简直像个小孩子一般对着这满树梨花手舞足蹈。

他硬拉着我到老梨树前面对它说：“老梨树啊老梨树，咱们是老朋友，对吗？”

我救了你命，你为我开花。

生死之交啊！

”他点着我的鼻子又说：“老梨树，你可不要再生气。

她年幼无知，想把你烧了，看在我面上，你不要生她气，她其实是个好人。

”冠华叫我给他和老梨树照相，硬说老梨树通人性。

他说：。

这梨树比现在的有些人还懂感情呢！

”我笑他发痴，不过心里也奇怪这梨树怎么会出这样的奇迹。

——章含之《谁说草木不通情——忆冠华》



#### 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